



重刻十六國春秋序

崔鴻十六國春秋宋以前

頗行於世近代闕焉幾不

知有其書家未屠伯子喬

孫者篤嗜古文辭曰扶諸

先世之歲補逸訂謫售梓
以傳既成去視不佞且曰
願徵先大父之靈乞一言
弁諸首伯子先大父蓋余
同年友侍御瞻山公云余

惟博搜以廣異聞逖稽以
窮佚事非直操人勝耳自
外也先代得失之林涉愈
廣則鑒愈精也余重袁伯
子志漫為之序曰自秦漢

以來世道之變生民之難
亦夥矣然未有以十六國
之世河決魚爛若此極也
草莽崛起亡不帝制自為
者然非有號令以教之可

紀述抱牘之老載筆之儒
崎嶇鋒鏑間無所目而寄
其業也當此時欲考見興
亡之故推本善敗之原勒
成一家垂諸不刊豈不憂

夏乎難哉鴻之先世自江
左北徙蓋猶有故家文牘
之遺焉而鴻才又自足馳
騁於作述以有此書國分
州列網羅放失雖其間不

無小誤然用志亦勤矣唐
史臣作晉書所為載記大
都出於鴻晉史成而鴻書
浸微亦其勢也昔者司馬
氏之史記所採非世本國

策楚漢春秋諸編莫為微
信今史記之行若揭日月
而諸編存世為學士誦述
自若也孰謂有晉而遂可
無鴻書乎必不然矣夫誦

讀者將以論世也前晉者
將以為後鑒也余讀鴻書
姑無論其纖細其喟焉有
刺於余心大者凡三一曰
華戎盛衰之際蓋中國者

帝王所自立衣冠禮樂所
從出也豈伊裔夷得以
之自漢徙羗魏徙胡犬羊
雜處內地劉石一呼而中
夏雲擾履霜堅冰所從來

漸矣向令二代好大之策
不試於前晉臣徙戎之論
以行於後雖有喪亂其禍
豈至此烈哉二曰南北離
合之際琅琊之南也中原

度外置之矣然英傑耽之
不忘北向士雅經畧而後
元子再規關洛劉氏席卷
齊秦晉仄幾燃矣儻也宣
武不萌九錫之志高祖少

抑移鼎之思武可奮功可
竟也而皆以異圖自潰江
以南終不覩混一之業人
耶天耶將地勢然耶三曰
人未顯晦之際天之生材

寔關世運自羣雄遞起國
各有臣士各異主哲夫竭
慮勇士捐軀但忠所事是
適為正至如慕容托孤雅
紹霍葛之遺蹤王猛治國

足稱管蕭之亞匹而皆陷
於僭偽莫能自出意當其
時豈無抱石之夫沉淵而
不顧茹芝之流棲山而不
返心耻偽朝甘於身名俱

滅者乎吁可悲矣大抵反
正在幾撥亂有萌雖負拔
山之力無救已成之勢晉
自永嘉其勢已必為十六
國尚何之哉余以此觀鴻

書所感大矣若乃言詞之
譎蕩紀叙之縱橫體裁之
紆瀟雖未足追古良史豈
非霸代之奇才而載記之
鉅觀也哉鴻之不紀江左

之惟正朔相承非可遽奪
使夷十六國者其不奪江
左者不予元魏也意蓋微
而誼亦正矣是豈當時魏
收之後徒詭詞誕稱所得而

並日語哉觀此信乎鴻書
之不可無傳而伯子表章

之功滋為烈也余之不辭
而樂為序之者以此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上元

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提督軍
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大理
寺左少卿山東道監察御

史虔南甘士价撰



十六國春秋叙



自皇晉失統胡塵闇於江
淮神器南移戎馬橫於關
洛兩都舊京鞠為茂州忠
臣憤惋義士傷懷劉淵以
席狼之性假匈奴之悍五

部高嘯一旦推雄屠戮皇
支寔惟戎首淵死未幾聰
即篡嗣並后匹配閹豎盈
朝斃忠良于毒手辱天子
於執蓋自古篡奪於茲甚
已曜以踈族醜類偶運承

基用兵好殺取禍動敵師
之所至荆棘成林石勒起
自首虜終竊顯號仗奇劃
策併燕趙而吞韓魏開庠
釋胄追揖讓而滌腥羶雖
曰凶殘庶幾英傑惜其貽

厥無謀身死嗣絕豈獸席
之肆其貪心亦由勒之寄
託非所神道惡盈物極必
反父子猜嫌兄弟讐隙禍
亂相踵豈非天哉慕容廆
天姿瓌異邊塞稱豪課農

講武招賢納衆故能廓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規燹天
未厭亂而種類猶繁垂以
猜疑之虜梟張於鄴都德
以分崩之胄雀起于齊地
符秦挺草付之徵肇龍驤

之運賢雋賈其智勇懿戚
奮其才譎止馬栖鸞獻歌
成頌較數奸雄莫之與比
既而夸世悞諫黷武怒隣
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
亂極宗社為墟匹夫授首

天之所廢人豈能支姚興
藉先世之資推垂亾之敵
款僭燕以藩偽蜀夷隴右
以靜河西變起蕭牆戰無
寧歲元子庸悞堂構傾移
張軌李暘偏安巴蜀僻處

燉煌仗義勤王投誠納貢
匪惟地勢使然抑亦知機
神矣他如李雄據成都呂
光據姑臧乞伏國仁據枹
罕禿髮烏孤據廉川沮渠
蒙遜據張掖赫連勃勃據

朔方馮跋據和龍或擁名
都之鄉或帶連州之地華
夷異種延促殊齡干戈尋
於原野人命殄於鋒鏑莫
不垂旒負辰竊帝稱王雖
皆僭居上國終為假息遊

魏崔彥鸞舊有十六國
春秋一百卷始終遞變之
機善惡興衰之故足以昭
得失而垂勸戒者嚴且備
矣第世遠言湮全帙瘵墜
卒不獲與正史並傳不朽

予與遷之竊相憫焉用是
多方採拾編次遺忘上下
二百餘年更歷數十餘世
如指諸掌宛在目前雖著
蔡不逮前修而芻蕘可備
逸史故畧述其梗槩如此

就李項琳之書



十六國春秋序

蓋自麟經絕響孔筆寔然其所
褒誅亾當好醜不核不公適滋
舛戾無論款啟寡昧謏者流
蕪穢淺陋棘喉枳目即以固遷
雄向之才網羅隲括自成一家

尺短寸長此瑜彼瑕諸所折衷
罕稱完璧絜寸度技且有遺訾
曾不能涉孔氏藩籬而窺左足
矧智識寸諍不逮數子萬一者
哉魏崔彥鸞鴻仕魏為郎累官
至散騎常侍時典起居脩緝國

史博綜曉暢沉酣著述劉覽晉
魏紀乘森羅著十六國春秋如
劉淵石勒慕容雋符健慕容垂
姚萇慕容德之屬以遠赫連勃
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
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也

者丁中原鼎沸南北分朝偏安
竊據專制一隅僉有國史未覩
統一彥鸞仍之編摩增損傳以
已臆頗參是非勒為百卷斯十
六國春秋所繇成焉雖非大國
之風明盛之軌乎要以徵往詔

耒揚徽刺慝與中原文獻兩存
天壤間以垂不朽坐令弔古者
喟然睹十六國始終鼎革之故
盛衰遞代之机迹其所以興悖
其所以廢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書成立宗嚮慕特甚彥鸞秘不

以聞厥後稍：流傳殘闕散佚
掛一漏萬卒不獲與正史頡頏
並翔海內經生不睹其全款獻
久矣甚者寸俊自喜之士漁獵
上下目無全牛試以此集覆而
按之惘然瞶然面墻語塞若爰
居之嚇鐘鼓未有能撫拾其餘
緒者獨吾友群玉與吾侄遷之
兩人腹笥充棟淬精枯髓丘墳
典籍亾不窺測于是編尤費稽
求叅伍印訂因其遺文綜為全
簡俾自東西分晉而後陳隋遞

代以前夷夏規模當年故實瞭
如指掌當世聞人不能傲以所
不知其有功于十六國者甚鉅
若彥鸞可作亦必首肯推執牛
耳矣世或以其亂華僭命牴據
虬蟠腥羶污擾雖有裒輯蟲辟

鼠肝罔俾大雅不足以備觀弁
髦吐棄槩舉而夷隸之嗚呼宣
尼叙書不廢秦穆刪詩不黜鄭
衛何至十六國春秋不得比數
並錄哉

里人屠中孚撰

刻十六國春秋序

余甫脫危蘭雅好讀史夫史氏必稱

春秋非昉自魯也案史通載汲冢璣

語記太丁時事命為夏殷春秋又有

晉獻公春秋及竹書紀年其叙錄皆

與魯春秋等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

秋焉大聖筆而大義章嗣是有吳越

春秋或稱存自子韞而晏虞呂陸皆
望下風以仍之武迄漢晉之代而江
都有作以天道箴好武之君孫氏習
氏各有編以實錄糾倣紀之宰下洎
鄧粲馬彪之侶道鸞樂資之儔人思
托尼丘之一塵家竟附陽秋之一喙
而要以昉列著明足堪為正史羽翼
則毋如崔駰騎十六國之錄跡其搜
兩晉遺事稽列國掌故成一家言俾
十餘僭國百餘年行寔不致聲銷影
絕而無傳所自云善惡興滅之形用
兵乖合之勢六綦備矣至於今殘缺
淪亡學士罕得覩其全余竊痛之頃
以讀禮餘閒共中表項君博採贖探

詮次補葺爰經日月漸克成編雖當年載筆之舊不無闕遺乎而毫不沫古人用心之勤已因嘆司馬氏計成鼠竊豐伙女戎而諸戎爭伺間而窺之引頸奮呼中原板蕩劉淵首以五部之衆倡亂汾陽而東門倚哺之雛燕代步搖之族靡不乘時割據湓穢中華趙分為二秦分為三燕分為四涼分為五夏蜀各為一三才解紐九鼎遷流磨牙吮血之灾篡弑屠戮之酷令人掩冊不忍觀者乃草昧之造邦英奇之筭略併僮瞽睥虎變雲蒸又令人撝首擊壺慷慨而若忘其亂者是錄又烏可泯紫蓋晉永熙間荃

宰倫安王衍樂廣諸勝流想齊物之
高談忘經綸之格訓獨一進徒戎之
編者目為迂不果用卒至風驚塵起
銅駝為棘寓宇無君垂二百年拓跋
之後賀六澤宇文黑獺咸乘餘燼逮
唐初未能蕩平嗚呼誰之過與唯茲
有才晉實用之十六國能抗旌紀順
盜名字而建偽基皆張孟孫王景畧
諸人為之也王公設險悖德允元可
無慮耶願知春秋之義者存辛有野
祭之懼而無私為崔氏功臣則幾矣
崔氏百卷外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
一卷之已無可得而觀而晁說之稱
司馬公休言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

猶非鴻當日金書則多直以方謝氏
之碎金等崑山之片玉耳安知夫墳
索金石之為昭、流在人間者毫不
漏古初之片言哉已商夏五繡水屠
喬孫題

讀前趙錄

淵固梟姿哉夷陰象也聰之內嬖奸
豎固類相台耶馬之代曹猶不害陳
留王而聰再弒焉盜與夷等而報必
甚施其禍所為無子遺也獨惜殷之
孝元達之忠而胡尚不朋於逆順也
夫逆順不朋蓋自三國時而然矣殷
進諸女國亡胎焉紫陽猶賢之手曜
如不自立為君其功謀亦不可勝道

者哉

讀後趙錄

人知勅之興因謀於賓倚勇于席而不知尤賴先驅功者夷甫誤宣彭祖狂恣與午流宗支之毒屠若無帝王之圖皆深乎為勅功首也何意勅之更為他人地也天乎六未如之何已

矣誤者或誇劉石以為能昌其家終而夷不累興鬼不遽佞寧得以一王易十族也若賓之為勅謀不幾來弓藏之嗚與而又何誅乎虎

讀前燕錄

人之憂兄弟間也蓋其難哉以鹿若豨之明而骨肉多猜非始亡以釁滅

至于亡者歸、而功多焉而猶不免也况其他乎吾有感玄恭之楠兄而擁孤也即博陸讓烈矣吐渾絕迹避裔而後之昌逾乎燕不足明夷之當安於夷耶李績幼而狗舌對君不詭其辭古直士何以加諸韓景山乙逸之儔皆臣材也燕多君子茲其能再

興歎

讀前秦錄

冠諸胡而稱盛者堅其相猛而治將羗耗而勝臣効其能民頌其恩仁均乎疎戚而量足以色異類乃竟不能保一身也何莽猛之相也堅惟其言是從也沒而不聞薦一賢以代謀何

心也若乃伐晉之失由以人主親行
間而輕試之一擲又先以伐西域之
師十餘万而國之精銳盡與俱矣不
然寧垂養之能害焉

讀後燕錄

垂之迫諛而索秦也不得言叛其乘
亂而伸家寃也未得言逆至所摧之
敵若温若丕若永軍皆一時敗亡虜
耳勝之亦不得言強其偏才似遜勅
也直先人餘澤存民故一呼而剋復
舊基乃卒迷知子之明而寶圖矣辦
橫矣拓跋涉珪豈自亡之哉抑嘗蹟
涉珪之所以興何其易與廣去若拾
芥破軍如摧枯彼非有英傑姿也觀

其終不忍小嫌於能臣而不虞愛生
乎孽子藉垂少善死亦惡能奮乎已
又邈其先人則自倚盧佐劉琨翼捷
寬盜臣以來方之諸胡降有彼善于
此者長育中原誰謂神理或奕夫
諉後秦錄

弋仲之効勇事趙也固其忠哉袁亦
智而不幸也袁之叛堅罪浮于垂乃
不遺餘力而僅勝符登其智勇概可
知矣興屢當法方可乘之期而仁柔
寡略但輕于侮僧寇烈于居巧維敲
孝思而招賢良安弭內外之搆亂乎
再世而亡其無天道之餘烈矣若曰
什公曷不為全秦則焉未見稱名儒

講道理者之能匡國寧家也

談南燕錄

異哉備德之為臣也由懿親屏重鎮
既失守而復二心焉謀取東齊詭托
中興當何顏謝趙思于地下也譬之
數言微具牯夫之棄趙潛身獲返恣
為不道挑鄰怨而忘守陰慕容之祀
忽諸若劉裕復齊地而肆誅夷使入
謂王師所臨曾符姚之不如也君子
以知宗德之不長矣

談夏錄

勃勃蓋凶德兼焉叛秦不忠背息不
義好殺不仁侈大非禮重困民力不
君致諸子相屠不父亡微靡一不備

矣孰云可擬霸功哉是錄所編終于
其事有未悉予閱一小說謂勃勃方
敗為暴雷震擊而亡意其或於耶耶
志于此

讀前涼錄

君子不憂戎虜而憂衣冠之虜不虞
寇盜而虞名教中之盜張軌安定名

家也皇甫士安張茂先之儔竟以明
徑延譽授之美官乃乘時跨授疆州
至于國危無親赴之兵遣代無能入
之人自立閱教傳鳥不巳威重于六
卿僭倖于田常而徑術士之為國患
有過獯夷燒當之類耶矧其托外臣
以自安假稱制以自快後人非有虐

用其民者則國統六幾為詐暴之所
延矣吾特原心而厚誅之以附春秋
之義

讀蜀錄

巴氏非自亂刺史趙厥羅尚等迫而
成之也厥以叛尚等以墨、吏之姦
逼叛吏使民曰我不得已華又不得
其罪深于虜矣若雄則可稍原者亂
卒如自其父而能寬政安民又舍乎
立侄維矣同宗宣之讓與夷其遠勝
劉聰之戕太弟哉乃不意世衰道微
而後有一義伸父仇忠懷歸音如龍
壯其人者寧直三巴之光也

讀後涼錄

進賢蒙厚福誰不位其秦王濞定中
華固本景昭所壽而寔由呂娑樓之
自舉也天下陰受呂氏之陽而不能
不食報于其嗣則光之興宜矣於光
因亂擅命使果照納楊翰之策張大
豫從王穆之言則光何以謀諸觀光
所強據涼州堪稱霸王之材而後緣
猜忿來三方之阻兵沒爽貽謀致殺
轉之構亂將無光之樹於國未若而
父之樹于人耶

漢西秦南涼錄

二國皆起遐裔而乞伏於于熾磐
秃髮終傾于傳僧二君所以造邦度
非有大異也而成敗相及何也兵詭

道也乞伏氏常用詐以餌敵而人極中之亦有倖勝以幾亡而已極更之已敗而父子異國能為俘能為虜能使人歸能使人勿殺深于詭也傳傳又親乎熾磐而莫弭其怨威臣乎蒙遜而翻益其敵術僅足以愚姚興而東苑之殺已召樂都之亡韋宗所見為五經之表復自有人者及見覆于雌伏之虜也豈婚姻禍所伏與將患得不患失之致然與雖於人生豕而斃之人息我而已之磐乎誰有食其餘者宜喪不旋踵矣

讀西涼北涼北燕錄

是之才明蒙遜之權智跋之度量其

乘邊守陣均足為一方之主也然蒙
遜險著于隘兄禮疎于對使級幽
臣之執良來勛親以逆萌方曷之治
濟文雅而心懷本朝其猶有慚德乎
乃跋愛民之政足希小康弟素弗容
才之公無慚相於觀者猶有取焉宜
馮氏昌魏而曷後人之啓于唐也

崔鴻本傳

北齊 中書令兼著作郎魏 收 奉 詔撰

命林玉世
早夜訓誦甲

崔鴻字彥鸞東清河歙人也曾祖曠從慕容德
南渡河居青州慕容氏滅事宋文帝為樂陵太
守祖靈延仕宋武帝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宋太
宗時魏平三齊靈延與長子光竝徙代光以高
祖太和中拜中書博士遷中書黃門侍郎兼侍
中勅與李彪撰魏國書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加
撫軍將軍為太子傅世宗崩與受遺迎立太子

肅宗卽位論功封博平公尋遷司徒進位太保
光弟敬友卽鴻父也仕本州治中後除梁郡太
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素精心佛道免喪
遂菜食終世大路設食以供行者鴻少好讀書
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國常侍景明中
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
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
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爲行
臺鎮南長史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三

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復降其宅之
庭樹肅宗正光元年爲司徒長史加前將軍修
高祖世宗起居注光臨卒言鴻於肅宗詔鴻以
本官修緝國書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
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
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雋符健慕
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
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
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

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
焉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
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
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
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
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訖迄不
奏聞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
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剪彼慝政
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

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
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
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
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
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
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
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控歸皇
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

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獻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

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軋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維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獻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順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遵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

感彼禽魚穆茲寒暑况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強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率構此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問之類一事異年

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艸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

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欣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
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
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
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
伏深慚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
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
之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
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

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
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
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
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
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
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
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
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

朝之日艸構悉了惟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
茲一國遲留未成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
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
近代之事最爲悉備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
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
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
爲其叔鷗所殺

十六國春秋總目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卷第一

前趙錄一

卷第二

前趙錄二

卷第三

前趙錄三

卷第四

前趙錄四

卷第五

前趙錄五

卷第六

前趙錄六

卷第七

前趙錄七

卷第八

前趙錄八

卷第九

前趙錄九

卷第十

前趙錄十

卷第十一

後趙錄一

卷第十二

後趙錄二

卷第十三

後趙錄三

卷第十四

後趙錄四

卷第十五

後趙錄五

卷第十六

後趙錄六

卷第十七

後趙錄七

卷第十八

後趙錄八

卷第十九

後趙錄九

卷第二十

後趙錄十

卷第二十一

後趙錄十一

卷第二十二

後趙錄十二

卷第二十三

前燕錄一

卷第二十四

前燕錄二

卷第二十五

前燕錄三

卷第二十六

前燕錄四

卷第二十七

前燕錄五

卷第二十八

前燕錄六

卷第二十九

前燕錄七

卷第三十

前燕錄八

卷第三十一

前燕錄九

卷第三十二

前燕錄十

卷第三十三

前秦錄一

卷第三十四

前秦錄二

卷第三十五

前秦錄三

卷第三十六

前秦錄四

卷第三十七

前秦錄五

卷第三十八

前秦錄六

卷第三十九

前秦錄七

卷第四十

前秦錄八

卷第四十一

前秦錄九

卷第四十二

前秦錄十

卷第四十三

後燕錄一

卷第四十四

後燕錄二

卷第四十五

後燕錄三

卷第四十六

後燕錄四

卷第四十七

後燕錄五

卷第四十八

後燕錄六

卷第四十九

後燕錄七

卷第五十

後燕錄八

卷第五十一

後燕錄九

卷第五十二

後燕錄十

卷第五十三

後秦錄一

卷第五十四

後秦錄二

卷第五十五

後秦錄三

卷第五十六

後秦錄四

卷第五十七

後秦錄五

卷第五十八

十六國春秋
後秦錄六

卷第五十九

後秦錄七

卷第六十

後秦錄八

卷第六十一

後秦錄九

卷第六十二

後秦錄十

卷第六十三

南燕錄一

卷第六十四

南燕錄二

卷第六十五

南燕錄三

卷第六十六

夏錄一

卷第六十七

夏錄二

卷第六十八

夏錄三

卷第六十九

夏錄四

卷第七十

前涼錄一

卷第七十一

前涼錄二

卷第七十二

前涼錄三

卷第七十三

前涼錄四

卷第七十四

前涼錄五

卷第七十五

前涼錄六

卷第七十六

蜀錄一

卷第七十七

蜀錄二

卷第七十八

蜀錄三

卷第七十九

蜀錄四

卷第

後涼錄一

卷第八十一

卷第八十二

後涼錄二

卷第八十三

後涼錄三

卷第八十四

後涼錄四

卷第八十五

西秦錄一

卷第八十六

西秦錄二

卷第八十七

西秦錄三

卷第八十八

南涼錄一

卷第八十九

南涼錄二

卷第九十

南涼錄三

卷第九十一

西涼錄一

卷第九十二

西涼錄二

卷第九十三

西涼錄三

卷第九十四

北涼錄一

卷第九十五

北涼錄二

卷第九十六

北涼錄三

卷第九十七

北涼錄四

卷第九十八

北燕錄一

卷第九十九

北燕錄二

卷第一百

北燕錄三

明 就李

屠喬孫 訂

項琳之 同訂

陳繼儒

姚士粦

趙昌期

沈士龍

屠中孚

卜萬祺

曹仲麟

項鼎鉉

沈汝霖

屠懋和全校

萬曆三十七年蘭暉堂鏤板

十六國春秋總目

畢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目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前趙錄一

春秋卷第一

劉淵

劉和

前趙錄二

春秋卷第二

劉聰上

前趙錄三

春秋卷第三

劉聰中

前趙錄四

春秋卷第四

劉聰下

劉粲

前趙錄五

春秋卷第五

劉曜上

前趙錄六

春秋卷第六

劉曜中

前趙錄七

春秋卷第七

劉曜下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劉宣

劉盛

劉翼

劉胤

淵后單氏

聰后呼延氏

聰后劉氏

曜后羊氏

曜后劉氏

曜后劉氏

前趙錄九

春秋卷第九

王彌

劉靈

張嵩

劉殷

王延

陳元達

王廣

卜珣

趙染

范隆

崔遊

韋忠

董景道

王育

劉敏元

杜育

前趙錄十

春秋卷第十

郭汜

李景年

王延年

王雋

喬智明

喬晞

陳安

張寔

卜崇

呼延寔

魯憑

崔岳

田崧

游子遠

傅虎

臺產

陝婦人

前趙錄目

畢

前趙錄一

春秋卷第一

命林玉世
早受訓國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中人先夏后氏之苗裔
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
西走月氏降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之士四十
餘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
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為劉氏建武初烏珠留
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

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後漢中平中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漁陽叛寇張純單于羗渠遣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醜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羗渠而於扶羅以其衆畱漢遂自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屬董卓作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豹卽淵之父也建安末呼厨泉入朝於魏魏武因畱

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乃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與中國民雜居因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一作大魚頂有一角或作二角軒鬣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

見魚變為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
 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
 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
 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
 十五月一作十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
 遂以為名齟齬英慧七歲遭母喪號叫擗踊哀
 感旁人宗族部落咸共歎賞一作羨時司空太原
 王昶等聞而嘉之竝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
 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

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
 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
 書傳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
 之不如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
 侯之業兩公屬文帝不能興庠序之美豈不惜
 哉於是文學武事竝皆工絕一作遂學武及長
 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
 鬚一作髯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
 六寸屯留後作上黨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

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咸熙中淵爲侍子在洛陽與東萊王彌憑結太原王渾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文帝亦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暉無以過也濟對曰淵容儀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駿之弟也進曰吾觀劉淵之

才當今恐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集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及秦涼覆沒帝問將於上黨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期而梟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夫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

淵果能平涼州斬樹機能則涼州之難方更深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與淵言別淵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一作達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時齊王司馬攸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淵乃長者臣請為陛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

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父豹卒遂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改帥為都尉拜為匈奴北部都尉淵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豪傑無不歸之幽冀名儒後門一作侯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永熙元年冬十月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

將軍太安中惠帝失御齊王冏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等迭相殘廢州郡姦豪所在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與族人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諸王戾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況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

其時矣乃相與起兵於離石共推淵爲大單于淵時在鄴遂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欲叛之及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復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旣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王浚遣烏桓騎攻穎於鄴穎師戰敗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也淵請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惠光洽四海欽風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

王乎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大悅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時穎振武將軍王育說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復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以爲右光祿大夫淵至左國城右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

於離石以子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劉宏率
 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為騰
 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使將軍祈弘率鮮卑攻
 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東瀛公騰乞師於魏
 桓帝姓拓跋諱倚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諱倚
 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與騰盟於汾東
 而還桓帝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
 為亭樹碑以紀行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
 言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

以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
 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卑烏丸宣等固諫曰晉
 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憤屬
 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
 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
 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
 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我之氣類可以為
 援奈何拒之而拯仇逆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
 也違天不祥逆眾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

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如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乃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

元熙元年冬十月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

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
 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
 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
 絕黃巾海沸於神州一作人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
 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
 委棄萬乘一作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
 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

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

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

炭靡所控訴一作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

祖之業顧茲厄閻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

稷無主銜胆棲冰勉從眾議乃赦其境內遂以

晉永興元年建元元熙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

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

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為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賢

王宣為丞相崔遊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

太尉劉歡樂爲尚書令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陳元達皆爲黃門侍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右於陸王景爲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淵率衆攻東瀛公騰騰遣將軍聶玄擊之戰於大陵玄兵敗績騰懼帥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淵遂所在爲寇攻擊郡縣騰復乞師於桓帝衛操勸桓帝助之桓帝率精騎數千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十二月淵遣武將軍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畱長子中都

皆陷之又遣冠軍將軍喬晞攻西河取介休

元熙二年春東瀛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淵次於離石城淵遣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之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畱太尉宏護軍將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給之

元熙三年冬十二月淵以前將軍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邀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琨進據晉陽淵侍中劉殷右光祿

大夫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戰一作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起鴻基尅殄疆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

元熙四年春三月淵侵汲郡畧有頓丘河內之地遂還離石與劉琨相去三百里琨密遣間其部雜虜降琨者萬餘戶落淵甚懼乃徙都蒲子

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東萊王彌起兵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所在寇掠遣使來降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夏四月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徵及石勒等竝相次來降淵悉署其官爵

永鳳元年春正月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夏四月王彌帥衆寇掠青徐豫四州兗州刺史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丁亥轉寇許昌太傅東海

王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往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壬戌進至洛陽屯於津陽門司徒王衍帥衆禦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彌敗歸淵淵遣侍中御史大夫郊迎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秋七月甲辰淵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太守宋抽棄郡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戰死八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冬十月甲戌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鳳仍

稱國號曰漢時晉懷帝永嘉二年也十一月以世子和爲大將軍撫軍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將軍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畱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聰爲楚王又爲北海王曜爲始安王景爲汝陰王延年爲江都王洋爲長樂王賢爲曲陽王其餘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悉封郡縣公侯是年造刀一

口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

晉志作庚子

朔熒惑犯紫微

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

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

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

安平陽氣象方昌兼以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

乾象下協坤祥請徙都之於是遷都平陽二月

晉左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淵

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景為

大都督將兵攻洛陽

一作黎陽

晉遣車騎將軍王堪

將兵迎擊夏四月景敗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

餘人於河澗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乎

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止司馬氏耳細

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淵以王彌為侍中都

督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上黨圍

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

護軍黃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

封田皆殺之晉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

施融曹超等將兵拒聰曠既濟河欲長驅而前
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百萬之衆猶是一軍
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勢形然後圖之
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於用兵曠聞
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
於長平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遂破陳畱長子
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五月
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
保之一作寶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

字而獻之淵以爲巳瑞乃大赦境內改元河瑞
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秋八月淵復遣楚王
聰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進攻洛陽始安王曜與
趙固等爲之後繼九月丙寅聰圍浚儀晉太傅
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征虜將軍宋抽將軍彭默
等拒之丁丑爲聰所敗太傅越入保京城聰等
長驅至西明門越率兵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
破之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作平遣
將軍淳于定呂毅等破劉芒蕩五斗叟竝斬之

又遣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自長安討
聰堪等敗績奔還京師聰自恃連勝怠不設備
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
素服迎師冬十月復大發卒遣楚王聰始安王
曜汝陰王景征東大將軍王彌等帥精騎五萬
寇洛陽使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率步騎
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
其復至大懼辛酉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胤北
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薄之戰於大夏門斬

其征虜將軍呼延顯聰衆遂潰壬戌迴軍屯洛
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
攻大夏門乙丑呼延翼爲其部下所殺衆自大
陽潰歸淵勅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
以翼顯死故還師固請畱攻洛陽淵許之戊寅
聰親祈嵩嶽山令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
將軍呼延朗等督攝畱軍晉太傅越遣叅軍孫
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
門乘虛出擊斬朗於陳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

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畱未敢擅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還師十一月甲申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出師輾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活帥李暉薄盛等帥衆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十二月淵以陳畱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長樂王洋爲大司馬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狗青州且迎其家屬淵許之

河瑞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境內立單徵女
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遣
兵分寇徐冀兗豫諸郡又遣曹嶷寇東平琅邪
夏四月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擊破劉靈於廣
宗殺之秋七月楚王聰始安王曜平東大將軍
后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
懷晉遣征虜將軍宋抽率兵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桑逆擊破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淵以整
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
主庚午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辛未以陳畱王
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
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竝錄尚書事置
單于臺於平陽西復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
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
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
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左光祿
大夫劉殷爲左僕射右光祿大夫王育爲右僕
射任顛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

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
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等皆領武衛將軍分典
禁兵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
巳卯薨於光極殿時晉永嘉四年也淵在位七
年太子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乃謀殺
聰聰自西明門斬和於西室九月辛未葬淵於
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和

劉和字玄泰淵后呼延氏所生聰第四弟也身

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
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
嗣僞位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

不遷官侍中劉乘素不善於聰衛尉西昌王銳
恨不參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
之勢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
卒屯於近郊陛下今便爲寄主耳禍難未可測
也願蚤爲之計和卽攸之甥也遂深然之辛巳
夜召領武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及領左

衛將軍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
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
下之餘且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
先帝鴻基爲志塞耳勿聽讒夫之言以疑兄弟
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
他人誰足信哉銳攸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
二領軍是何言乎於是命左右刃之盛旣被殺
欽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菽不濟矣相
與盟於東堂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

臺攸率右衛將軍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
徒府侍中乘率武衛將軍安邑王欽攻魯王隆
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西陽王璿攻北海王又
密璿等挾又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旣
知聰之有備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復懼安
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
攻西明門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
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同訂



